

陈丽伟 著

给枯干的花浇水

外表枯干了，那是她在休息，睡着了，而等她醒来，定是花团锦簇，春意盎然。有了这样的期待，给枯干的花浇起水来，也满怀愉悦。即使她真的长眠下去，不再醒来，在浇花人的心中，至少在一个花期里，也是开满了对未来的向往。只要今天还有希望，这就够了，就足以将美好的心情持续到大。而明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又何必在今天忧心忡忡呢。



散文卷

陈丽伟文学作品选

漓江出版社

散文卷

陈丽伟文学作品选

陈丽伟 著

给枯干的花浇水

外表枯干了，那是她在休息，睡着了，而当她醒来，定是花团
锦簇，春意盎然。有了这样的期待，给枯干的花浇起水来，也满怀
愉悦。即使她真的长腿下去，不再醒来，在绕花人的心中，至少
在一个花期里，也是充满了对未来向往。只要今天还有希望，这
就够了，就是以将美好的心情持续到现在，而明天的世界是什么样
子，又何必在今天忧心忡忡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给枯干的花浇水 / 陈丽伟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5.1
(陈丽伟文学作品)

ISBN 978-7-5407-7442-4

I. ①给…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2540 号

给枯干的花浇水

著 者 陈丽伟

责任编辑 庞俭克 李 敏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3000 010-85890870

电子信箱 ljchs@163.com

网 址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7442-4

定 价 150.00 元 / 套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在 津

津门金秋	3
给枯干的花浇水	5
斜塘的月亮	7
苏州女子	9
柏杨的真迹	11
雨声里的和平	13
致莫言同学	
——写在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之际	16
老 家	19
老歌（外二章）	22
后 台	25
楼下的沙堆	27
命里有约	30
诗路漫漫师恩深	32
怀念王燕生老师	38
棕榈树下的华夏人文部落	
——赴马来西亚书法交流纪实	43

漫 言

男人爱钱	55
流行四“泡”	57
别惹“小女孩”	60
谁是“流氓”	63
什么是真的?	65
没皮的西瓜	68
排“堵”养颜	70
芳香的方向	71
上帝你好	72
寻找“小明”	74
外企：一架喷火的战车	76
也说二手车	79
递减在大墙里的青春	81
“股癌”谈股	83
春日漫笔	85
濒死的鱼及其他	88
把蛋糕做“好”	90

说 文

文学要反映新的经济生活	95
大风堂赋	98
幽媚均停、冷艳超迈 ——浅读白野夫仕女画的三重境界	100
高古雄逸 戛戛独造 ——赵俊奇书法艺术世界管窥	104
赵俊奇书法展前言	109

历史·现世·梦境

——解读唐永谦国画的三重境界	110
爱寻古径觅时鲜	
——马俊达书法印象	113
朴素青春笔轻歌	
——序朱志刚文集《朴素的青春》	115
深泽乡情美展序	117
生存深处的真实情怀	
——读刘小梵诗集《撩开人生的窗帘》	119
天津老中医医院赋	122
直觉与误读	
——田子《冰岛日记》读后	123
赠壶赋	127
戏谈散文写作	
——写在某网络论坛	128

望 海

在经济的前沿和爱情的边缘

——中国外向型经济区域里外地大学生的情感与婚姻	133
六角楼的故事	142
六角楼是一部书	149
六角楼：外地大学生的纪念馆	150
“小二楼”：让我最后握你的手	151
苦咸水·泪水·甜水	
——天津开发区资助甘肃会宁县苦咸水淡化工程纪事	160
小庙大菩萨	
——天津开发区泰达第一医院腹主动脉瘤手术成功纪实	169

倾 听

一株香草，从津门漂泊南方以南	183
一只青花酒盅的故事	186
雪舞的时节，深深的怀念	193
青春，是一块晶莹剔透的冰	197

在 津

津门金秋

津门的金秋，是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长达一百八十九公里，从天津最高的九山顶，一直垂挂到泱泱的渤海湾。

在酣畅淋漓的笔情墨韵中，能看见山泉漱涧，硕果压枝；能看见大野芳菲，稻黍垂垂；能看见归舟欸乃，鱼虾盈仓；能看见广厦栉比，市井熙熙。当柿树点亮满山火红的灯盏，蓟县山民敦厚的脸庞也映照出同样火红的霞彩；当小站的稻穗铺开无垠的金色的波浪，农人明亮的镰刀也闪烁出金色的心情；当北塘的渔网摊开满甲板鲜活蹦跳的银鳞，渔夫粗咧嗓音哼唱的，仍是远洋风浪里淘洗出的欢歌；当商铺的卷闸升起新一天盆满钵满的希冀，店主的憧憬的目光，已经飞向马尔代夫度假的海滩。你看，山间小径蜂舞，田间阡陌蝶戏，海畔帆桅鸥飞，城郭人潮漫涌……是谁的画笔啊，在皴擦点染中，让津门的金秋色彩流淌、逸兴湍飞？

津门的金秋，是一卷笔墨灵动的书法，宽达一百一十七公里，从阳光最先照到的洒金坨海畔，一直铺展到津西渠水横穿的农田。

饱蘸渤海之砚的世纪浓墨，海河，如一支精工细作的巨笔，在这张一万一千九百多平方公里的宣纸上激情游走，九河万毫同舞，七十二沽墨点飞溅，力透纸背。渐爽的秋风里，南开、北洋大学里的琅琅书声，回应着心正笔真的真书法则；渐高的秋云下，京津高铁、大火箭、空客 A320 的穿行线路，见证着津门纵横豪迈的狂草气度；渐深的秋色里，四通八达的快速路和立交桥上下，车河的洪流，川流着流丽时尚的篆书线条；渐亮的秋月下，老城厢、东西沽的新楼旧庙，书写着高古拔俗的隶书风采。那鼓楼的飞檐，不啻隶书横画的雁尾；而这巨幅书法的压角大印，扑面的金石

意韵中，分明是天津卫繁体的“衛”字。

津门的金秋，是一曲恢宏壮丽的交响乐，以天塔为指挥棒，奏响新时期的乐章，优美昂扬的旋律，从市中心四百多米的高空洒下，向四郊五县涟漪般荡漾。

五大道如小提琴协奏曲，追忆着逝水年华；意式风情区如长笛悠悠，撩拨着杯中的啤酒花；老城厢如胡琴有板有眼，点数着历史的脚步；三岔河口水岸如檀板，击打着悠闲的节拍；大悲院钟声渺渺；荐福庵磬音漾漾……而在滨海新区，林立如簇的楼群则如锃亮的铜管乐队，吹奏着雄壮的经济进行曲；在华明示范镇，袅袅炊烟幻化成排箫般的新农村民居，演绎着全新的田园谣曲。塘沽外滩，龙舟随鼓声竞发；汉沽河滨，朝阳随晨曲喷薄；大港广场，翊羽随鸽哨翩舞。海河浪花溅溅，子牙河波光荡荡，蓟运河涟漪漾漾，独流碱河倒影蒙蒙，渤海湾涛声阵阵，回环复沓，一同铺开大都市蓝色文明的主题背景。在这象征生命活力的蓝色背景上，你看，入云的津塔，已轻松唱出新天津华彩乐句的最高音！

津门的金秋，是一首蕴藉隽永的诗，从一千四百多年前的麻纸素笺，一直写到今天的电脑荧屏。

当秋云擦净蓝天，当秋风吹皱海河，当第一枚红叶点燃盘山，当新一批莘莘学子融入名校，当新一组国际航班掠过蓝天……诗情，油然而生，诗句，翩然落纸。秋云是纸，秋风是纸，秋叶是纸，校园是纸，山海是纸，都是诗笺。在秋天诞生的《益世报》刊登着诗；在秋天成立的南开大学教授着诗；在秋天雅集的梅花诗社吟咏着诗；在秋天东瀛归来的梁任公怀揣着诗；在秋天挥毫泼墨的严范孙书写着诗……而在今天的津门，在津门的金秋，有现代大工业激昂的朗诵诗；有和谐新社区婉转的抒情诗；有少男少女朦胧的青春诗；有老同志感怀的旧体诗，有网民博客上讽恶扬善的打油诗，有国际友人依恋第二故乡的外文诗。诗意盎然的古华夏，诗思喷涌的新津门。电台的波段传播诗，剧院的舞台彰显诗，酒吧的灯光掩映诗，水湄的舟船寻觅诗。外企白领读诗，民企老板写诗。创业的坎坷是诗，打工的漂泊是诗。事业的成功是诗，生活的幸福是诗。王国维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你若问，津门的金秋为何到处有诗意在流淌，那是因为，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有颗赤子心。

我热爱金秋的津门！

给枯干的花浇水

给枯干的花浇水，不是傻子。

春节前去买花，看中了红红火火的一盆杜鹃。卖花的大姐耐心地说，这是木本墨西哥杜鹃，优良品种，整个春节她都会开得这样灿烂。但过了三月份，她就会花落叶衰，一副枯干的模样。你千万不要以为她死了，她没死，而是进入了休眠期。这时，你要像她开花时一样，每两三天给她浇一次水，否则她就会真的死掉了。等到来年九月，她又会枝繁叶茂，等到来年春节，她又会像现在这样灿烂开放的。于是毫不犹豫买下。

给枯干的花浇水，是种锻炼。

杜鹃果然灿烂了整个春节。过了三月，也果然花落叶衰，一副枯干模样。我开始按卖花大姐的话给她浇水。每两三天浇一次花，对于我来说，真是种锻炼。因为我的生活实在毫无规律，整天丢三落四失眠健忘。怕忘了浇花，怕她真的死掉，怕再见不到那灿烂，我就把枯干的她摆到客厅最明显的位置，时时提醒自己要“两三天浇一次水”。红尘碌碌，有时的确就忘了上次浇水的时间，于是就扳着指头反复回忆，于是下次就不敢再轻易忘记，而受反复回忆的折磨。一个月下来，记忆力有明显提高，没有规律的生活，竟被这几根枯干的枝条锻炼得有了些规律。

给枯干的花浇水，充满虔敬。

花虽无言，也是生命，而生命需要的，首先是尊重。浇花的水，一定是要先把自来水装在一个个饮料瓶里摆在阳台上晒过的，怕里面的氯气毒害了花根。怕虫子满屋乱爬，也怕虫子咬伤花枝，于是到处求医问药。那天，花盆里有虫子爬到客厅地面，就把花盆搬到了门外的走廊，想的是反

正也不开花，在外面浇水也一样，谁知第二天就被保洁人员给挪到了待清理的垃圾位置，又赶紧搬进屋里，怕丢了。没养花之前，只看见了花的灿烂，待到自己养花，方知其中辛苦。虽然辛苦，然而，每次从自己的楼窗下经过，仰头看到窗台上花花绿绿高高低低晒水的瓶子，心中竟蓦地升起一种对于家的感动。我知道，那是我生命的归宿，疲惫时的港湾，而且，在里面，还有另外的生命与我相依共处。而这就是家，就是生活了，盆盆罐罐，柴米油盐，杂乱而温馨，琐屑而平庸，却有浓浓的气息，有淡淡的感动，有深深的吸引，有踏实的支撑和无声的虔敬。

给枯干的花浇水，有满怀的期待。

搞篆刻的朋友刻了方印，文曰：“等待花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美的心境。外表枯干了，那是她在休息，睡着了，而当她醒来，定是花团锦簇，春意盎然。有了这样的期待，给枯干的花浇起水来，也满怀愉悦。即使她就真的长眠下去，不再醒来，在浇花人的心中，至少在一个花期里，也是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只要今天还有希望，这就够了，就足以将美好的心情持续到明天。而明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又何必在今天忧心忡忡呢。在这种期待的过程里，在你的脑海，在你的心中，始终会有一盆花在灿烂地开放，在芬芳地开放，你的生命也因此应和了那首歌的名字：《心中常驻芳华》。

给枯干的花浇水，如体悟人生。

曹雪芹借林黛玉之口说，“比如那花开时令人爱慕，谢时则增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这话太过消极。不开花的生命，存在又有何意义呢？从古至今的人生，有的曲折跌宕，令人荡气回肠，有的缠绵悱恻，令人扼腕叹息。有的如花开灿烂辉煌，有的如花落寂然熄灭。而每一个人微观的人生里，又怎能总是青春、总是欢悦、总是得意呢。得意时不忘乎所以，失意时不一蹶不振，如眼前的杜鹃花，灿烂时尽享生命的欢欣，休眠时暗暗积聚下一次花开的力量，这样的人生，岂不更加五彩斑斓韵味十足。

给枯干的花浇水，不做傻子。

兄弟阋墙但仍可以一致对外，这是因为血缘未断。给枯干的花浇水，是因为她还能醒来。而如果花期过了，她仍在休息，那就是真的安息了。这时，除了祝福她顺利完成了生命旅程，就不要做继续浇花的傻子了。人生中很多事情也是如此，比如事业，比如感情。

斜塘的月亮

一弯金黄的新月，挂在斜塘深黛的夜空，像一个四岁半的小男孩。

男孩刚出生时，苏州郊区的斜塘，还是一幅吴冠中笔下的水墨。黛瓦粉墙错落有致，青石小巷曲径通幽，修竹香樟花草掩映，各色摊铺老街并列，流水小桥桨声欸乃。清晨的菜摊上，有银鳞扭动的鲫鱼，余勇蹦跳的河虾，带露的荠菜，水嫩的茨菰。中午的街巷里，悠闲走动的是包方巾、罩青衫、着围裙、说吴语的老妪，飘动的是各家小菜独有的清香。晚上，炊烟升起的时候，有时月亮也跟着一同升起，用童话一样皎洁的光辉，轻轻浅浅地抚摸着水乡的夜。

男孩一岁时，已纳入园区规划的斜塘，像一本翻动频繁的书，边边角角，已显出油渍与皱褶。店家们急于处理商品，把货物都摆到了街上。有的甚至关门，开始考虑别的生计。老街上突然多了许多新面孔，各级行政、规划设计、外商内商开始频繁造访。而老面孔上，莫名地多出许多的惶恐与不安。人们见面那习惯的招呼，多变成了几句有关拆迁补偿之类的窃窃私语。那些世代居住的房子，像贤良端方却即将辞世的老人一样让人无限怜悯。不少翠竹、香樟和芭蕉，已被砍掉或移走。白色的粉墙上，开始出现更白的线条和“拆”字。白色的月亮照下来，世界一片缟素。

男孩两岁的时候，已是园区一部分的斜塘，像放在蚕箔上的新鲜桑叶，齿痕，开始从四周向中间咬噬。已经倒掉的老房子，雕花的门窗也被拆走了。将倒未倒的，就那样飘摇于陌生的时光中计数着未知的生命。人们口袋里多了城镇户口本、医疗本、低保本，而脸上的表情，已经失去闲适与从容，变得难以捉摸和形容。有些商铺被外来人租下，出售卖给外来

人的衣食住用。新的不为老街人知道的营生多了，街上的口音也杂乱起来。河水已不似原来的清澈，船儿也不知去了哪里。仿佛是在给香樟芭蕉掩映的老房子授课，对面已有了老师样的新居民楼，整齐划一的外观和内部结构，板寸般的草地，宽大的门窗，明亮的玻璃，坚硬的水泥。月亮出来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顾得上看她。

男孩三岁时，斜塘已是积木般的厂区，如火如荼的工地，机器轰鸣，林立的楼群从四周向老街逼近，像火焰卷过后仅剩一角的照片。人们大多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民楼，想做事的去打工了，不想的，坐在自家屋里喝茶或发呆。街上的外来人已多过本地人，他们甚至租住进本地人的新楼，他们走过废墟与瓦砾去打工或做自己的生意，眼中有着俾倪一切老旧的自信。三岁的儿子在仅存的一幢因为定性是否文物而未拆除的老房子前留下了一张照片后，被接到了遥远的北方城市天津。

在那张照片中，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坐在一把被丢弃的老竹椅上。身后，是那幢黛瓦坡顶的老屋，两扇褐色的木门上，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透过门缝，能看见堂屋供桌上堆熄灭的香烛，红泪垂垂。

一弯金黄的新月，挂在斜塘深黛的夜空，像四岁半的儿子。

那幅吴冠中笔下的水墨，早荡然无存。连那本翻动频繁的旧书，也不知去向。四岁半的儿子走在斜塘的街上，满眼陌生。那张鲜嫩的桑叶像被工艺师精工细作抽掉绿色的血肉，只剩下铜色的脉络。他再也找不到一点熟悉的痕迹。甚至，省亲的他也无法与亲人交流。当初满口苏州话的儿子变得满口普通话，已听不懂苏州话，而他的亲戚，却是听不懂普通话的。儿子被大人拉着手走在斜塘的街上，仿佛只有天上的这一弯新月，还似曾相识。

我忽然想起自己童年的月亮，圆圆的、高高的，挂在故乡深黛的夜空，乌云的长发兵器一样击打她，束缚她，包裹她，而她，总是在不经意间稍一抖擞就挣脱了，重新又圆圆地、高高地挂在故乡的夜空，洒下无尽的光辉。沐浴着光辉的我们，有着怎样纯净欢乐的童年啊。

今天，童年的月亮还一直挂在心中。而中年的故乡，已有着无限崎岖的归程。

今天，四岁半的儿子走在斜塘的月下。月华依旧，物是人非。我不知道，月下的斜塘，之于月下的儿子，经年之后，又会有着怎样崎岖或皎洁的归程？

苏州女子

苏州女子的身材，再不苗条，走起路来，也是细柳惊风的妖娆。那种千百年来天地造化阴阳际会形成的风致，早已融入一个“苏”字的灵魂里，骨子里，血脉中。这不是哪一个人自己就能改变了的。单是看到繁体的“蘇”字，你能看到大地上丰美无垠的草地，生机勃勃的稻田，以及水中曼妙灵动的鱼儿。

苏州女子的声音，再大再高，也不过太湖水面细雨中的涟漪。不是说出来的，而是漾出来的。因此，即使当声音停止下来，人影也不见了，你还是能感到一种东西在空气里飘浮，萦绕，很难一下子消散干净。这又如湖面上的涟漪，虽然用肉眼看不见了，但你仍然能感到湖水，还是在轻而又轻地荡漾，想还似原来的平静，是很难的。

苏州女子的肌肤，再一般，也是太湖水一样的滑腻光洁。那一方水，本身就是清风徐来吹弹可破的。那一方土，本身就是膏泽丰腴细腻柔顺的。那一方水加上那一方土，女娲就是工作累了，直起身，一只手轻轻捶敲着僵硬的后腰，一只手随意甩一下细细的泥浆，那落到人世间的每一滴，也都是要叫作美女的。

苏州女子的气息，再不芬芳，至少也是无香的真水。而稍一芬芳，就是空谷幽兰了。空谷幽兰闻见空谷足音，这一抬头，满山谷的花草树木是都要羞得低头的。百鸟朝凤可以把林子都吵翻了，百花朝兰却是不许有一点声音的。空谷的无限静谧中有着幽兰无言的凛然，在这里，一种芬芳充满着神秘的威严。

苏州女子如果不识字，本身也是有三分风雅惹人附庸的。苏州女子如

果雅好诗书，那绝对就是身处名门的大家闺秀了，其师，也必是方圆百里有名的耆宿。苏州女子如果书读得太多，以致带上眼镜了，那一定浑身上下都是浓浓的书香墨韵。凡夫俗子是不得不高山仰止望而却步的。否则也是朝饮木兰之坠露兮不如饮陈酒，夕餐秋菊之落英兮不如食鱼肉。而戴上眼镜的苏州女子其实就是一滴墨，这滴墨也就能写几本小书，这几本小书不过是《春秋》《楚骚》《汉赋》《唐诗》《宋词》罢了。苏州女子写不了诗三百，写不了元散曲，更写不了明清小说。苏州女子这滴墨，淡得很，笔画写在柔软白净的徽宣上，不留心是看不见的。

苏州女子的爱情，就是那一坛子女儿红。干净地摆放着，清静地窖藏着，恬静地酝酿着。不到年头儿，是不开封的。没有冰糖话梅，是不喜欢的。不在红泥小火炉上加热到一定温度，是寡淡的。没有洁净如玉的青花酒盅，是不屑饮的。饮，也不对，是呷，是品。从青花酒盅，到樱桃小口，到骨子里，到血脉中，到灵魂里。那种难以言说的幸福与甘美，索性就不言说出来，只在心底的最深处，干净地摆放着，清静地窖藏着，恬静地酝酿着，直到让自己整个的人儿，整个人生，也成了一坛女儿红。

苏州女子走在大街上，你很难看得出来，因为满大街都在妖娆。苏州女子在人群里说话，你很难听得出来，因为很多的人都学会了荡漾。苏州女子跟美女站在一起，你很难分辨出来，因为人造美女不再是女娲的专利。苏州女子走在花园里，你很难闻得出来，因为满园的花朵都在努力地芬芳。苏州女子走在学堂里，你很难认出来，因为现在有了隐形眼镜。

现在，苏州女子已很难从人群里找出来，就像在很多赝品的国画展上，找出唯一的那幅真迹。